

血染征衣 救死扶伤

——在红军做看护的时候

老红军、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梁国民

在和平的日子里，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些年轻的新同志，很难想象，在革命战争年代，特别是红军在反“围剿”，冲破敌人重重封锁，且战且走的“长征”途中，我们的医疗物资是何等的缺乏？我们的卫生条件是哪般的低劣？我们在战地的抢救护理工作是怎样的紧张、繁重、艰苦？我们的白衣战士，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病员的痛苦与伤亡，最后获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？

一九三三年我在红军的一个医院学习过一段；一九三四年夏到一九三六年冬，我在一个团的卫生队，当过看护、看护班长、司药长、看护长……。这三年，按现在的话说，我还是个十五、六、七岁的大孩子。但那时，我在战火中，血泊里，无数次敷药、包

扎、抢救、护理的战斗历程中，经过磨炼，逐渐成长起来了。终于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白衣战士。记忆犹新，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经历，经常激发鼓舞着我在革命道路上不断前进。我也愿意如实地把它写出来，送给同志——医疗卫生战线上的新战友一读。请他们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对比之下，应该怎样珍视现有的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，热爱自己的工作，尽到自己的责任，在“四化”的新长征中，奋发图强，勇往直前，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初 次 负 伤

一九三三年三月，我在我的家乡——四川省广元县，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九十二师二七七团三营七连。那年我才十五岁，当了个通信员。

我家是个贫农，只有一担田，家里人口虽然不多，但也不够吃，没有办法，只有靠驮炭为生。不管冬夏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都是鸡叫二遍就起床。最难熬的是数九寒冬。

“孩子，醒醒，该起身了。”母亲心疼的，低声的，轻轻地摇撼着喊我。

我睡得正香，贪恋着好不容易暖热了的被窝，哪里肯起来。但一想到家里的米就要没有了，柴也不够烧的了，听到妈妈愁苦的语声，只好挣扎着起来，揉

揉眼，披上破烂单薄的棉衣，牵着牲口，哆哆嗦嗦，半睡半醒，踏着冰雪，顶着寒风奔煤窑而去。来往几十里地，等把那沉重的煤驮炭运到码头，气喘吁吁，浑身都是汗了。

驮完了炭，天亮了，拖着疲惫酸痛的双腿，回家胡乱吃点东西，又到田里去了。一忙就是一整日。我参加红军之前，过的就是这样艰苦的日子。

红军到了我们梁家场一带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贫苦的劳动人民都起来了，纷纷参军，一两天就凑成一个营。我看着眼热，动了心。我未曾上学、读过书，没有什么文化知识，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。只是觉得川陕苏维埃政府比刘湘、田颂尧的军阀统治好。红军，不打人，不骂人，爱护穷苦老百姓，跟白军大不相同，我从心眼里喜欢红军，就瞒着母亲，偷偷地跟着红军走了。

当时，红军新战士，没有时间训练，到了部队就跟着打仗。我参军后，第一仗是打九黄崖，四月里，我们那个地方，傍午，烈日当空，骄阳似火，已经很热了。到了战场，我还撑着伞，摇着竹扇子，冲锋号一吹，我就跟着人们冲了上去。一边喊杀，一边跑，象追兔子一样，觉得可有趣了。

敌人被我们打败了，收兵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腿肚子被炮弹皮划破了，鲜红的血，滴滴嗒嗒流下来，我

吓了一跳，急忙抓了把细土面子糊上了。

咳，我参军后，没有多久，就上阵冲锋。仗不知道怎么个打法。第一仗就受了伤。但我对战争并不感到可怕，受了伤，觉得没啥了不起的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叫作革命的乐观主义。当时呢，人们说我是童心未退，觉得打仗好玩。

伤 病 员 成 了 卫 生 员

我的腿受伤了，接着又患了重症疾，连里把我送到军医院。

医院偏巧驻在我家附近，母亲知道了，急得了不得，跑去看我。

母亲向连、营的领导和医院的负责人提出让我回家，说我是偷着跑出来当的兵，家里都不知道。说我年龄小，还是个孩子，不懂事，自己照顾不了自己，打不了什么仗，相反还给部队添麻烦。另外，我父亲去世了，我弟弟小，家里生活十分困难，需要我回家继续驮炭养家糊口。部队同意了她的请求。动员我回家，说什么，过几年等我长大了，再到军队里来。

我说：“不，我已经参了军，就得干下去。等把刘湘，田颂尧这些白狗都消灭了；到处都成了苏维埃，穷人的天下，我才能回家。”又说，“我已经不小了，我既然能驮炭，就能当兵。当兵并不比驮炭、种田更费

力气。我已经冲过锋，打过仗了。觉得没啥难的，我完全干得了。”又说，“妈妈并不老，能劳动，家里人不，又有苏维埃政府照顾，日子比以前好过。没有我满可以。”我把新发的三吊钱的津贴（是用布印制的川陕苏维埃币），交给了母亲，叫她回家。母亲见我当红军铁了心，说什么也不离开部队，只好让步作罢，不再扯我的后腿了。

我在医院里，一边养伤治病，一边帮着医务人员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如洗刷药布绷带；给重伤病号打水、端饭，倒屎倒尿；护士换药，医生动手术，我经常在旁边照应，取这递那，打打下手。人们都夸我勤快，机灵，手巧。

等我病伤好了，就要回连队的时候，医院的负责人对我说：“小鬼，你不要走了，留在这里当‘学生’吧。”

当时，他们把见习卫生员叫做“学生”。意思大概就是说：干这一行，象学生一样必须学习。另外，医生，看护，得有文化知识和技术，和一般的战士不一样。

“不，我还是回连队当通信员，打仗去吧。”我认为在部队里，冲锋杀敌，才是第一位的。

“嘿，你不要小瞧医院的‘学生’。这跟打仗一样的重要。你上阵，本事再大，也只是一个人。但医

务人员一个人可以把成百上千的伤病员护治好，使他们恢复健康，重返前线，你看这力量够多大啊？”

我被他们劝说得心活了。搔了搔头说：“我没上过学，念过书，能学得成，干得好吗？”

“行，你这个小鬼心灵手巧又勤奋，没问题，将来准是个很不错的卫生员。”

就这样，我在红军里成了个不穿白衣的白衣战士。因为那时候布匹特别困难。一般的卫生员连个白大褂都没有。

实习考试合格了

在医院里说是学，实际上是干。那时候，一是战火纷飞，戎马倥偬，没有专用的学习时间；二是师资乏人，教材奇缺，无人、也没法给我上课。后来我才知道的什么内科学、外科学、病理学、解剖学、药理学、诊断、化验……别说系统地学习了，当时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天天只是跟着医生、护士打下手，与药布、绷带、夹板打交道。学的是极其简单的消毒、敷药、止血、包扎、抢救。

一晃，在医院里当“学生”，学医，快一年了。天又热起来了。一天晚上，医院的领导叫我早早睡觉，说明天要起个大早，有紧急的任务，要我去办。

“是什么紧急任务？告诉我，好早做准备。”我

纳闷地问。

“不行。走的时候再告诉你。免得你今晚睡不好觉。”

第二天，没等天亮，领导领着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通信员，把我喊醒了说：“马上去吃饭，吃得饱饱的，跟这位小同志一起去给韩副师长上药治伤。”

“给师首长去治伤？”我惊疑地望着领导，结巴了半天，“我……我能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领导鼓励我说，“你的技术不错了。另外，你走的快，一百八十里的山路，上岁数的医生吃不消。”

吃完了饭，领导已经帮助我把应带的药物器械都装到十字包了。又嘱咐了我一气，我和那个通信员就上路了。

这时候，敌人很猖獗，四出骚扰。我俩还得想法避开他们，路上，有时不得不隐蔽一下，或是绕道而行，这样就不只是一百八十里路了，耽搁的时间无形中就多了。他拎着干粮袋，端着驳壳枪走在前面，我背着药包，握着两颗手榴弹紧紧地跟在后边。两个人踏着晨露，迎着朝曦，趁着凉爽和路静人稀，一口气跑出了几十里。

太阳老高了，走路，我们加着小心了，速度不减，但脚步放轻了，密切注意着前方和两侧。有时不

得不离开正路，在树丛和乱石砬子里穿行。正午，烈日当空，象射下来一团团火。山沟里闷热，山顶上暴晒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喘吁吁的，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渴了我们就趴在山泉上喝几口凉水，饿了就吃几口炒米。绕过一个山又一个山，爬过一个岭又一个岭。那蜿蜒曲折的山径，总也走不完。我俩心急似火，哪里还肯坐下来歇歇。

天漆黑了，远处闪烁着灯光，我们终于赶到了师部。首长见了我，很高兴，让我先吃饭，休息一下。我说，救伤如救火，看完伤，再休息。

韩副师长是两只臂膀受了伤，我精心地给他做了处理，敷完了药，包扎好了。饭也没顾得吃，脚也没来得及洗，躺下就睡着了。路远，走得又急，虽然，睡了一宿好觉，但，第二天，腿还酸痛难忍，打哆嗦呢。

师首长对我的治疗和护理很满意，夸奖了我一番。我回到医院，医院的领导跟我说：“小梁，医院派你去给副师长治伤，是一次实习，也是一次考试。你考试的成绩不错，可以毕业了，以后能够独立地做看护工作了。”

他把话说在前头了，不久，我果然离开了医院，调到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（是改编后的番号）的卫生队当看护。这时候，我早已由团转党，是个正

式的共产党员了。

艰 巨 的 任 务

那时候，团卫生队随着作战部队，活动在火线前沿。卫生队二、三百人，医务人员只有三十几名，其余的都是专业的担架队（当时的担架队，不是动员的民工，而是部队的与战士同样的成员）。卫生队的主要任务是抢救伤员。经过简单的包扎处理，轻伤号又投入战斗，不能行动的重伤号，由担架队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医院。

卫生队的任务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做起来，紧张、繁重、艰巨。不是红军，没有经过“长征”的人，是难以想象、不敢相信的……。

战斗打响了，每次，我们要处理上千名伤员。不光我们的伤员要抢救，国民党敌军遗弃的伤兵，我们本着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，也都予以救治。我一个人一天连续不间断地抢救二、三百名伤员，是屡见不鲜、经常的事。

任务是如此艰巨，可是我们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设备等工作上需要的条件呢？那就欠缺、简陋、困难到无法形容的可怜程度了。

常见的，极普通的阿斯匹林，我们把它当作稀缺的贵重药品，一般情况下，是不肯轻易使用的；现

在，各家各户都备有碘酒，可是那时候，碘酒却成了我们的最好的外伤药；在战场上，我们偶尔从敌人那里缴获或拾到点红汞、来苏儿，便喜出望外，视为宝贝珍品了。我们使用的主要药品，是食盐水。给伤员上的是食盐水，喝的也是食盐水。但食盐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地方，同样是得之不易的。

遇到伤口化脓生蛆，我又急又愁，束手无策。后来研究出涂抹煤油，效果很好，这是我们的一项发明创造。

除了盐水、煤油以外，我们经常提着一壶辣椒水，一壶胡椒水。这是解热、镇痛、强心、兴奋、祛寒、抗风湿、止泻痢的万能良药。谁若是感到身上不舒服，就喝上一碗。半是药力，半是心理作用，喝了这安慰水，出身汗，病痛就觉得轻了。

提到手术器械和医疗设备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可笑。木工锯、切菜刀、家用的剪子、钳子、镊子和针线。药棉，是普通的棉花，一时供应不上，便掏出衣被里的旧棉絮来用。药布、绷带，一色用的是粗布，我为切绷带，有时被菜刀把手割伤。更麻烦的是，用过的药布绷带还得回收，洗干净继续使用。那用过的旧药布，沾满了又臭又浓又粘的脓血，没有肥皂，没有碱，只好用手搓，洗起来，十分吃力，两臂累得酸疼，手被擦伤搓伤，是常见的事。